

私人语录

李商隐,字义山,是晚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,律绝兼长,成就可谓卓著。李氏少年早慧,成名日久,却不幸深陷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,颠沛潦倒,以悲剧谢幕。或许正因如此,义山诗歌写得缠绵悱恻、优美动人,佳作迭出、广为传诵,但其部分诗歌隐晦迷离,用典僻冷,难于索解,以致有“诗家总爱西昆好,独恨无人作那笺”之说。

义山名篇很多,诸如《锦瑟》《无题·昨夜星辰》《无题·相见时难》《嫦娥》《夜语寄北》等等。而下面这首五律《北青萝》,算不上他最有名的诗作之一,不过也颇意味。诗曰:

“残阳西入崦,茅屋访孤僧。落叶人何在,寒云路几层。独敲初夜磬,闲倚一枝藤。世界微尘里,吾宁爱与憎。”

四十个字,却未必浅显易懂。历来释诗者都说,此诗是诗人失意仕途、苦闷徬徨之际,试图从佛教中寻求解脱,而游山访僧得其所悟,无非是说“不再纠缠于爱恨,而怀淡泊从容之心面对荣辱进退”。

义山约生于813年,卒于858年。史载,他五岁诵经书,七岁弄笔砚,十岁失怙,十五岁始应举,十六岁移居洛阳,二十四岁进士,二十六岁授官,后屡起屡落。从其履历看,李氏在二十岁后、进士授官前,曾入王屋山学道求学,盖延续二三年。北青

无憎恨不热爱

| 庐外 文 |

萝山即在王屋山中,由此推测,此诗应写于833年后、837年前。此时,李氏纵有挫折,尚不致失落至此,而有所谓大彻大悟。从诗意看,诗中也未见得有太过强烈的苦闷彷徨,更多不过是触景生情、感遇述怀。(或曰,此诗乃义山828年所作。想来十五六岁少年若即勘破世界微尘,则纵慧而不祥。)

“世界微尘里”,语出《法华经》,曰:“书写三千大千世界事,全在微尘中。”正因世界在微尘中,又何苦以爱恨自扰。《楞严经》也说:“人在世间直微尘耳,何必拘于爱憎而苦此心也。”看来世界微尘里,是不值得爱与憎了。历来注者多持此论。然而,说教是一番,实践是另一番。义山虽言淡泊超脱,貌似万念俱寂,实则不过一时遣兴,属自我安慰、自我欺骗,其一生行止又何曾忘了爱恨。历史的吊诡之处恰

在于,李义山从北青萝下山后,一辈子就跳不出是非、脱不开爱憎,在爱憎里终其一生。这绝不是一语成谶的宿命,而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。

顾随先生在谈到微尘爱憎时,深不以李诗为然,一语道破——“没有一个艺术家是满足于眼前的现实的,惟其不满,固有创造;创造乃生于不满,生于理想……憎得愈强,爱得愈强。爱得有力,憎也愈深。”

无憎恨,不热爱。艺术如此,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。没有憎的厌恶,怎么会有爱的执着。因为憎,才懂得爱,才为爱而坚持。爱憎分明而能辨真伪、识忠奸、择善恶。不管大千世界如何渺小或浩瀚,生命因为热爱才会有创造和生长,因为热爱才能生机勃勃,永不萎缩。而所有的爱,无不出离于恨,超拔于恨!

无憎恨不热爱。



格桑花开

摄影 穆平

县城听歌史

一路上唱了许多歌

| 搞活 文 |

相较于八十年代的单一,九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更加多元,一首歌的流行周期在迅速缩短。隔三差五,突然就有一首好歌在坊间唱响,还没听够,新歌又涌了上来,流行、民谣、摇滚等等,不一而足,各有擅场。歌迷们在各自的选择追逐中暗暗分流,举国若狂地喜爱一个歌手的盛况不复再现,取而代之的是各自为战的“追星”。

1991年,宣城同学里有人开始听郭富城的歌,他指着百货大楼柜台里的磁带对我说,郭富城,最新的偶像!此人我闻所未闻,他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,岂料眨眼功夫,电视里到处是他对着镜头张手旋转的舞姿,“对你爱不完……累了睡在马路上”响彻大街小巷,商场、车站、饭店,到处都是。

“四大天王”的时代就这样势不可挡地滔天而来了。

“四大天王”的出现是整个九十年代流行乐坛无可争议的高潮,张学友、刘德华、黎明、郭

富城,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能让万千歌迷为之兴奋,他们演唱会的门票也成为“黄牛党”手上的抢手货。与他们的宣传彩照遍布城乡每一个角落的,是《来生缘》、《我来自北京》、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的歌声。

“四大天王”繁荣了乐坛也压制了乐坛,在媒体经年不倦的助推下,至少在香港,他们让李克勤、杜德伟、吕方、周启生、张立基们多少显得无足轻重,失去了本应拥有的更多关注,哪怕他们创作出了凄美悱恻的《天长地久》。特别是周启生的《浅草妖姬》,曲风迷幻,意境迷离,“我爱她,纵使邪,都不怕”,唱透了一个男子的沉溺与忘情,实为电子音乐的上乘之作。

“四大天王”的地位是如此不可撼动,前前后后,无论林志颖,周华健、张信哲、任贤齐们的歌曲有多么红极一时,都未能形成有力的挑战。可能,真正让他们褪色的,是如流的岁月,直到2017年,我还在一个枯叶满地的乡间教室

里,看到了刘德华《我和我追逐的梦》时期的宣传大头照,一时间很有些措手不及。

尽管我一向更为看重歌手的创作能力,但“四大天王”的歌曲也是我少年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我知道郭富城的发型是怎么慢慢流行的,我知道张学友是渐渐如何走上神坛的,我知道黎明刘德华的歌迷曾彼此攻讦,而这一切,如今都已经成为我青春岁月遥远又生动的回忆。

1992年的冬天还有一个小插曲。一次,我和另外一个学校的两个女生同车回泾县,大家年龄相仿,很自然地相互攀谈起来。真是天晓得,一路上我竟然一首接一首地唱了许多歌,从齐秦到郑智化,再到小虎队、郭富城,现在想来那真是不堪回首的得意忘形,而当时的气氛却融洽得旁若无人。下车前,我们彼此留下了学校地址,没多久又互通了一次明信片。遗憾的是,此后我们却再也没有联络,她们俩的样子我也一点都想不起来了。

你我他

换一种方式生活

| 灯火 文 |

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,穷到没有一张像样的床,甚至都是用稻草铺起来的;家里也没有电灯,每次做作业都是用蜡烛,家里的窗户有漏洞,有一次风太大,把蜡烛吹倒,直接把半间房子烧起来了——那时就想,要是有个玻璃窗,有个像样的床该多好。但我那时还没有工作能力,只能在书上阅读别人如何成为万元户。只能自己做着白日梦,或者看别人如何白手起家。

长大以后,自考考完了南大的专科课程,再进修了清华的硕士课程,并且走上了营销的职业道路,生活一下子得到了很大改善,有了车有了房,天天陪客户在大饭店吃饭。但却不快乐,因为工作压力很大,没有业绩老板会让你滚,你不得不滚。有时上司还要给一定的脸色让你看。于是自己创业,以为自己当上老板可以走上幸福之路,后来才发现,股东关系,政府关系,客户关系,市场行情的把握,都是有很深的学问,一不小心,被人骗了还在替人数钱。于是留洋出国,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长期生活,又发现还有人其实连个家都没有,只能像学生一样,住在八人一间的宿舍里,再后来,周游列国,访名山,走百川,发现世界之大,无奇不有。但似乎都和我没啥关系。

有一次台湾客户问我,如果,老天给你换一种活法的机会,给你再次创业的机会,你会把公司选在哪里,你会选择做什么产品的生意?我突然觉得,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找到一个好产品,找到一个好客户,其实就等于男人娶了一个好老婆,女人嫁了一个好老公。怕的是,彼此只恋爱不结婚,又或者结婚以后发现不合适,闪电离婚。在恋爱的过程中,考量的不仅仅是外表和内在,还有性格是否合得来,是否有同样的爱好,或者是否有共同的目标。这和国家的法律不一样,法律有明确的条文规定,但是找客户,找自己喜欢的人,却没有唯一的标准,可以此时爱,那时不爱,可以此时喜欢,彼时不喜欢。客户的问题,其实是很有挑战的问题,台湾人的思想多少和大陆不一样。换一种活法,其实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如果是换一个城市居住,那得重新买房或重新租房;如果是换一份工作从头开始,那么这份工作是否适合你,也很难说;如果是换一个朋友重新相处,至于是否能肝胆相照,荣辱与共,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找对了,一切都好,找错了,就很难说。爱人找错了,也许可以换一个试试,但谁能保证换了一个就能相守到老。

每一次出差,每一次开发新产品,仿佛都是在进行一次新的旅途,仿佛都是在经历一次次新的偶遇,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年老的,年轻的,漂亮的,丑陋的,帅气的,一般的,和蔼的,凶恶的,各种各样的人都会遇到。当初有一张床,有一个玻璃窗,也不再需要点蜡烛的梦想早就已经实现,但内心却又有新的梦想,新的期待:期待开发的新产品能被客户接受,期待开拓的新市场新客户,能长期合作,期待新的公司能有新的发展。但这一切只是期待而已。

拜访完基隆市的客户,再去见台北市的客户,我发现入住的旅馆名字,居然是“梦屋”。单门很小的入口,很小的电梯上去。到了三楼,才发现房间倒还是挺大的。有免费的洗衣房,提供洗衣烘干服务。也有免费的饮料。左面一间邻居是一对从日本来旅游的情侣,右面一间是中国香港过来旅游的大学生。都和我一样,在寻觅着不同城市不同的美景。

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一本书,书上写的一句话,我觉得很感人:“欲望越小,人生越幸福。”本来我在为客户不肯下单而发愁,但转念一想,其实在台湾看看也好啊,客户哪有见了一面就下订单的,爱人哪有见了一面,就去领结婚证证的,很多事情,需要等待,需要彼此慢慢地了解。至少,我再一次领略了台湾当地的风情,偶遇了很多新认识的朋友,也许,每一次偶遇也是一种新的收获。